

doi: 10.3969/j.issn.1009-4210.2025.05.001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理论意涵、耦合机理和推进路径

——复合生态系统视角的分析

陈秋红^{1,2}, 邱欣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系统, 本文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视角切入, 结合当前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意涵、耦合机理和实践路径做出探索。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 增进人民福祉。其中, “宜居”指打造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空间; “宜业”指为农村居民提供适宜的生产环境; “和美”是乡村系统呈现的一种整体协调有序的状态, 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和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耦合包括城乡耦合及各子系统内部的非线性耦合, 农村居民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核心。面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的乡村“空心化”、乡村治理能力滞后、乡村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动能不足、乡村人与自然关系存在一定失衡以及体制机制障碍突出等问题, 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壁垒, 完善乡村产业体系, 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以及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耦合机理;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210-(2025)05-1-13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2022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进一步强调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一任务。“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提出, 是对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做出的重要部署, 标志着中国乡村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化进程中, 许多国家遇到了传统乡村没落的危机, 劳动力大量流出乡村, 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乡村逐渐边缘化^[1]。而中国的乡村发展, 实现了对西方“城市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的超越,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物质根基, 到“美丽乡村建设”阶段升维生态文明, 进而迈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阶段, 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尺度的范式跃迁, 实现乡村内外兼修之“和美”的跃升。学界对中国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展开了研究, 分别从政策话语、学理阐释与基层实践递进切入, 梳理顶层设计、厘定建设重点、廓清科学内涵并提炼典型案例的运行机制与模式。相关研究成果和发展实践不仅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连续而扎实的学理支撑, 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也为解决现代化困境提供了以城乡融合为核心的中国范式, 为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现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研究集中于对其科学内涵的阐释与理论逻辑的推演。第一,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科学内涵。“宜居”主要是指农民的生活条件^[2], 侧重于乡村的良好人居环境; “宜业”是物质基础, 侧

作者简介: 陈秋红,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

引用格式: 陈秋红, 邱欣.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理论意涵、耦合机理和推进路径——复合生态系统视角的分析[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25, 42(5): 1-13.

重于生产领域^[2-3]；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因此，“和美”是乡村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统一^[4]，是一个整体的建设目标^[5]。第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主要从城乡关系、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人与自然的维度展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耦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是农村现代化的知识方案^[6-7]。从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而言，城乡融合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重大部署^[8]。另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也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实践，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历史呈现，自在自然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前提，人化自然形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价值遵循^[9]。

经过 20 年的乡村建设，中国乡村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仍旧存在粗暴照搬成功模式、农民主体性缺失、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建设资金短缺、“软件”建设不同步等一系列问题^[10-15]。这些问题潜藏在乡村繁荣表象下，既涉及治理技术与治理体制，还涉及乡村生态、文明与文化的“复合性危机”^[16]。现有研究呈现出研究碎片化、系统性不足、分析视角单一的情况，因此，构建系统的耦合分析框架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仅要考虑外部的城乡关系，还要考虑乡村内部社会、经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高各方面建设举措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将乡村视为由“经济、生态、社会”子系统拟合而成的复合系统^[17]，对应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多维耦合目标，能为应对建设实践中重经济轻文化、重硬件轻软件等治理困境，破解乡村建设中的“五位一体”割裂难题提供借鉴。鉴于此，本文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视角阐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意涵和耦合机理，并结合其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探索相关实践路径。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视角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政策话语转变为一个整体性理论范畴，通过厘清各子系统的功能定位与耦合逻辑，揭示“和”作为精神序参量如何缓和系统间的矛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意涵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自然风光秀美、村落布局讲究、村落景观和谐的乡村外在美，还包括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的乡村内在美。同时，乡村建设的宏观环境和微观基础都发生了改变，乡村生态系统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特征，具有承载人口、改善环境、提供产品、增加收入、扩大就业、观光旅游、传承文化、科普教育、培养人才等多方面的作用与功能^[18]。因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新时代具有更加丰富的理论意涵。从系统科学角度而言，乡村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其中，自然环境是依托，经济发展是命脉，社会文化是经络。因此，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必须在不同尺度上、不同等级层次中对社会、经济、生态等众多相互冲突的目标进行取舍和协调，利用技术、经济、行政等手段使乡村建设与当地的自然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同时，在乡村这一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人是核心，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必须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提升农民可行能力、增进农民福祉为核心目标。

“宜居”指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空间，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第 11 项——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因此，宜居乡村首先应当具备现代化的生活条件，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优质教育与健康福祉，包括便利的基础设施、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合理有序的村庄布局等。另外，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还应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农民能够从自然中摄取足够的清新空气、清洁饮水、清洁能源和宜人气候等生态产品，能够免受生态环境恶化引起的自然灾害以及生存危机的威胁，从而获得安全和健康的基本前提性保障。

“宜业”指的是能够为农村稳定生产提供发展机会、推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空间，即促进持久、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确保人人有体面工作(SDGs 第 8 项)。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决策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更本质的原因是乡村缺乏更具优势的产业体系和就业创业环境，无法提供与城市同等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因此，提升农民可行能力的关键在于使其获得更公平的发展机会。“宜业”乡村可以从可持续的乡村产业支撑以及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两个维度来理解。可持续的乡村产业支撑，要求乡村产业转换发展动能，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拓展乡村产业链，构建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以增加农村居民在当地工作的机会。为实现“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和农民职业生涯的可持续，还需要创

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工作特性是长时间开展体力劳动,这容易引发疾病、心理健康等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福祉。因此,“宜业”乡村应具备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包括政策扶持、制度保障、技能培训和权益保障等方面,以确保农民职业生涯的可持续性。

“和合”文化强调的是万事万物处于有序运行状态,事物各要素之间以及各事物之间的平衡与协调,是统一性和包容性的价值表征,可概括为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整体统一的有序性、革故鼎新的创生性^[19-20]。因此,“和美”是乡村社会—经济—自然系统呈现出的一种整体协调有序的状态,是乡村振兴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表征,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生产生活与生态等的和谐。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以及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构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核心内涵。农村居民生活在特定的农村社会中,由此形成的观念、体制及文化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追求、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其生活场域的和谐程度直接关乎其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因此,“和美”乡村建设,还应实现社会民生的和谐,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健全农村医疗养老机制,创新发展农村文化,有效维护农民权益,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耦合机理

乡村是一个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巨系统,是农民社会关系及其文化、体制的社会空间,也是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部门,还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供给,受到自然生态条件的约束,三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21]。因此,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视角去厘清其背后的耦合机理,以促使乡村在社会、经济和自然等维度实现整体、系统、协同和可持续发展。

(一)城乡耦合是实现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和谐有序的前提

过去割裂的城乡二元结构几乎使乡村成为一个孤立系统,难以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交换,村庄内部陷入“低水平陷阱”的平衡状态中^[17],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城乡耦合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前提。乡村对城市不仅具有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和市场贡献等经济功能,而且具有生态涵养、旅游观赏、文化科普以及为城市居民养老提供场所等功能。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乡村独特的资源禀赋使其生态屏障、文化传承、休闲景观等多元功能更加凸显,城乡居民对乡村农产品、生态产品、文化产品等的需求不断升级和增加。同时,农民的消费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升级,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城乡市场逐渐融合,农民能够成为城市消费品的重要购买者,具有巨大潜力和升级空间的乡村消费市场,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而城市积聚了大量现代生产要素,通过从城市获取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以及新的要素组合方式,乡村能够实现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和更新,进而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型;城市产业转移有助于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增值,提升乡村地区的市场潜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的城乡耦合,不仅具有城乡融合发展的意涵,要实现商品、劳务等经济资源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等的城乡均等化,以及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而且强调城乡自然、经济、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协同性、互补性和互利共赢性的增强,以及城乡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高效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正是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实现和谐有序的前提。

(二)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内部耦合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交织着社会、经济、自然等复合问题,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呈现动态演化特征,既存在正反馈机制,又存在负反馈机制。其子系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耦合(见图1)能够推动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突变,远离低水平的平衡,使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由无序转向有序,继而提升乡村宜居宜业和美程度,增进居民福祉。

1. “宜居—宜业”的耦合

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质的公共服务等是宜居乡村的特征表现;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资金与资源支持、环境治理技术革新、产品与服务供给则是建设宜居乡村的核心支撑。安居乐业是千百年来人

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基本条件。通过统筹推进县域村镇居住社区和就业园区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人居空间整洁、产业空间集约、生态空间和谐与文化空间多样,进而实现宜居一宜业耦合下的居业协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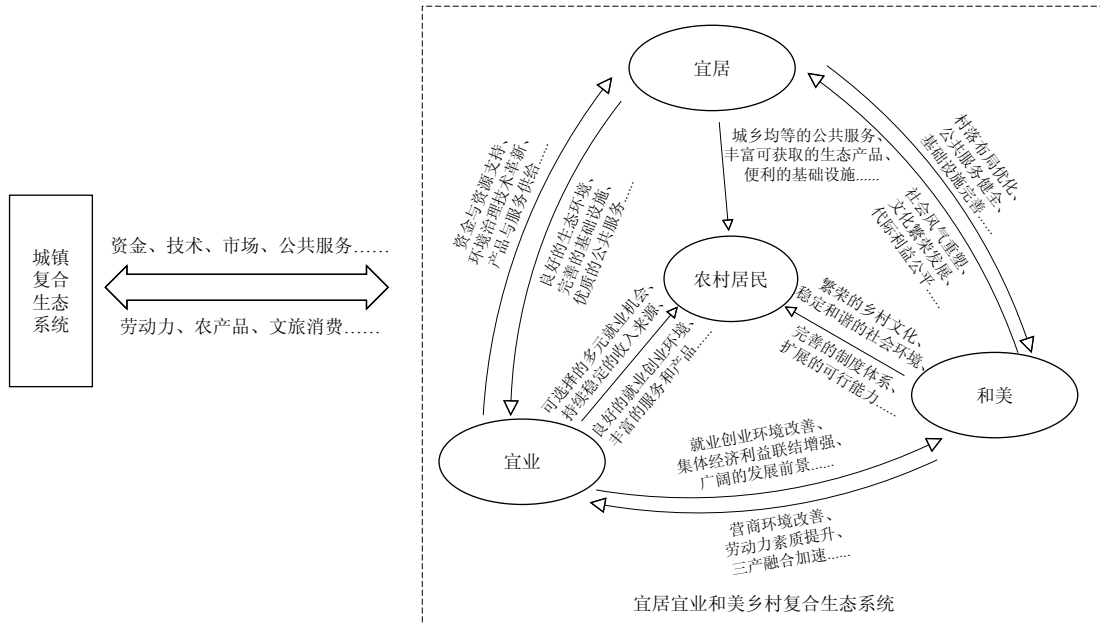


图 1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复合生态系统框架

第一,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质的公共服务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经济子系统从自然子系统中撷取物质和能量并创造新的物质和能量的过程,自然子系统还消纳了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当子系统处于良性互动中,生态环境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随着乡村三产融合的深入,乡村的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嵌入和耦合更加紧密,乡村旅游、电商、文化体验、农产品加工等新业态逐步涌现,乡村空间逐渐商品化,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都被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22],自然生态环境、民俗风情、农耕文化、乡村特产等都逐步成为乡村产业空间的一部分。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乡村产业高效运行的硬件支撑,涵盖交通、通信、电力等多个方面,能够降低产业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要素的便捷流动与顺畅衔接。优质的公共服务则是吸引高质量劳动力回流的基础。例如,江西省婺源县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创新生态补偿制度,以颁发地役权证的方式把“林地保护”与“林农权益”从对立变为共赢,同步创设“湿地银行”,让湿地“存入”生态价值、“贷出”绿色收益,实现生态溢价反哺保护投入,推动了“宜居”与“宜业”深度耦合、良性互促^[23]。

第二,乡村宜业发展所带来的资金与资源支持、环境治理技术革新以及产品与服务供给等是改善乡村生活条件、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完善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通过纵向产业链延伸和横向功能拓展,使得乡村产业发展转向高附加值的新产业、新业态,为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奠定产业基础,既能为农民供给多元的就业机会,多渠道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又能丰富乡村各类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农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并为其维持高质量生活提供基本物质保障。乡村产业的壮大和发展必然派生出更多的环境治理需求,为农业农村环境治理项目和产品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推动相关技术、项目、产品的创新,有助于带动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改善乡村宜居状况。例如,南京黄龙岷跳出“就环境治理环境”的传统思维,以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将生态修复、产业开发、文化传承一体推进,将产业发展收益反哺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95% 以上,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达 100%,项目范围内水体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标准^[24]。

2. “宜居一和美”的耦合

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从崇拜、改造、征服自然到谋求与自然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

中,形成了促进相互协调、和谐统一的习俗、文化和社会环境,进而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农业生产讲求适地适时之宜,农民生活强调以和为贵,村落景观追求天人合一,村落布局讲求顺应山水、和于四时。

第一,宜居是乡村和美的前提。自然生态环境是乡村社会存在和延续的承载空间,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底色。宜居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农村居民不同的生活方式、乡村聚落形态、饮食偏好等,都要与村庄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相协调,也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强调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持续提升乡风文明,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通过优化村落布局、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高乡村住房和公共设施品质、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等,农村居民能获得更大的生活便利性和舒适性,从而有利于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进而孕育和美。江苏省无锡市将这一理念落到操作层面,以全域功能区规划为底图,将行政村科学区划为11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统筹推进美丽农居建设以及道路、河湖水系、数字乡村、产业配套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完善升级,采用“主轴+支线”的空间布局模式,有机串联各村庄节点^[25],实现生态保护、人居提升与乡风文明同频共振,织就一张系统协同、人与自然、人与人多重和谐的乡村发展网络。

第二,乡村和美是宜居的内在本质要求。宜居,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村落布局和景观格局的建设中,体现在乡村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中,而且体现在乡村社会风气的形塑和乡村文化发展中。而这些方面的内在本质要求都是内在彰显“和”,外在表现“美”。这种和美,不仅体现为自然之和美,还体现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工之美与格局之美,实现城镇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的科学合理,促进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不仅体现为环境与经济的和谐之美,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还体现为合理调整当代人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环境利益关系的和谐之美;不仅体现为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环境、开拓新发展空间的科技之美,还体现为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乡村管理水平、加强乡村法治建设等乡村治理机制和管理体系之美;不仅体现为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绿色财富观、绿色利益观以及形塑鼓励支持绿色发展和合理消费的乡村社会环境的文化之美,还体现为村民互帮友爱、团结和谐、全民节约的美好行为之美;不仅体现为同代人之间横向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还体现为代际利益和福祉的公平。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是乡村宜居建设的本质要求。辽宁省樊家屯村把这一要求落到细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创办《新风报》,开设“党的政策”“好人好事光荣榜”等专栏,把国家大政方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送进村庄家家户户,还创新运用“乡村治理积分制”数字管理系统,对村民日常行为量化为可感可及的积分。报纸与平台双轮驱动,构筑起基层干群沟通“新桥梁”,村民从“被治理”变为“共治理”,持续引领乡村风尚文明新潮流,切实促使党务村务工作科学化、民主化、透明化,全方位赋能乡村善治^[26],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共治共享中达成新的平衡,宜居之美在樊家屯有了可见、可感、可持续的生动实践。

3. “宜业—和美”的耦合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宜业与和美的耦合是乡村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优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第一,宜业乡村建设和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契合乡村资源禀赋和环境特点的宜业乡村建设,不仅能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可持续的乡村产业支撑,推动农民在当地实现稳定就业,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有利于形塑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从而增强农村居民的创业意识和创新能力。通过挖掘乡村优势资源,将资源转化为资产,宜业乡村建设会带来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增强乡村“造血”能力,从而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经济基础。而宜业乡村建设带来的乡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增强农民对村庄广阔发展前景的预期,增强他们对村集体的认同,促使他们更多参与乡村集体经济事务,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乡村社会治理规则的有效性,能够带动乡村劳动力回流,强化乡村和村民之间的利益联结,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创新乡村治理手段提供人才、资金等要素支持,有助于供给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推进乡村治理精细化。福建省正是循着这一逻辑,以“县域统筹、以城带乡、城乡融合、一体推进”的思路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把土地收益反哺农村,建设用地优先配给三产融合,探索“师带徒”“新村民居住证”“荣誉村民证”等新型人才引进机制^[27],

探索总结出特色产业带动、人才返乡下乡、生态价值实现、文化铸魂赋能、党建引领善治5种模式20个路径^[28],把人才、技术、管理等现代治理要素嵌入村庄发展过程,不仅壮大了特色产业、拓宽了就业增收渠道,也为精细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源头活水,使“宜业”与“和美”在县域层面耦合共生。

第二,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农村居民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具有约束力的乡村行动规制以及集体认同的乡村文化^[29],能够为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乡村营商环境,降低乡村资源整合和再分配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优化乡村资源配置。同时,科技手段赋能乡村治理后,有利于提高乡村人力资本,推动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为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加速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另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逐渐内化为乡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集体意识,能够约束、监督农民的行为方式,实现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进而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绿色转型。湖南省油溪桥村通过村级事务“积分制”提升治理水平,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油溪桥村创造出村级事务全覆盖的“积分制”管理办法,将声誉与产权都转化为积分^[30],建立积分动态管理台账,避免了集体产权不明晰的冲突,村民根据积分多少参与村级集体收入分红,让资源变资金、农户变股东,激发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生产和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31]。

4. 农村居民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核心

人是复合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五位一体”的复合结构,既包括物质需要,又包括高品质的文化需要、公平正义的政治需要、有尊严的社会需要以及和谐美丽的生态需要等精神文化需要^[32]。宜居、宜业、和美三大子系统的相互耦合,核心要义在于在综合满足这些多元需要基础上提升农村居民福祉。宜居子系统通过提供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丰富可获取的生态产品及便利的基础设施等为农村居民营造一个宜居环境,满足其安全和健康的需求;宜业子系统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可选择的多元就业机会、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以及丰富的服务和产品回应农村居民对于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和美子系统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繁荣的乡村文化、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实现农村居民可行能力的扩展,满足农村居民对良好社会关系的需求,实现更广阔的选择与行动自由,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以及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综合而言,宜居、宜业、和美耦合基础上的农村居民福祉提升,是乡村中国面向2025年乡村发展的根本目标。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乡村建设,有利于推进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并重构乡村精神文化空间,促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的心灵和谐。

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面貌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改善,但全国整体上仍处于量变积累阶段,未能实现质变飞跃从而达到宜居、宜业、和美耦合的程度,乡村建设在社会、经济、自然等各方面还存在一些主要问题。

(一)城乡差距过大形势下的乡村“空心化”

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 119元,比城镇居民少31 069元^[33]。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后的2000—202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如图2^①所示)表明,城乡居民收入比居高不下,近年来稳定在2.4左右,尽管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但是城乡收入绝对差距暂未出现收缩趋势。

另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全国范围内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34]。2023年,乡村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99年,比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低1.64年,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约3.15张,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08张^[35]。城乡在各个方面的差距逐渐扩大,使得乡村劳动力不断外流,导致了乡村的“空心化”。2010—2022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约2.5亿人,城区面积扩大了12 525.04平方

^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年=100)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以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差,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公里^[36]。根据图 3^②, 2008—2014 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呈现增长趋势, 在 2014—2022 年稳定在 1.7 亿人左右, 2023 年增长趋势明显, 达到 1.76 亿人, 2024 年约为 1.78 亿人, 增长 1.2%^[37]。外出农民工在农民工总数中的占比稳定在 58% 以上, 在 2010—2022 年逐步下降, 但 2022 年后逐渐上升, 至 2024 年上升到 59.6%。仅从外出农民工数量而言, 乡村劳动力暂未出现“回流”迹象, 且“外流”趋势更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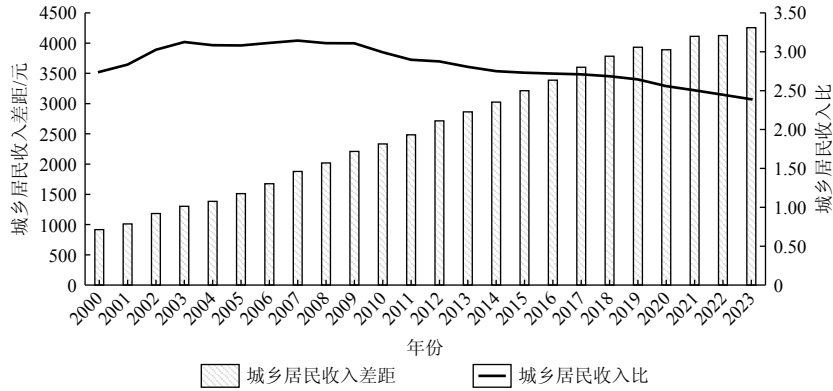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23 年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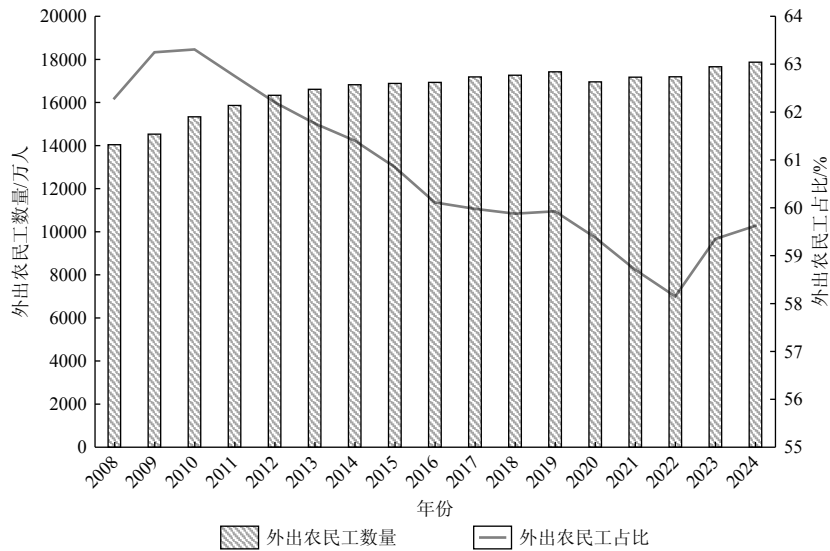


图 3 2008—2024 年农民工外出数量及占比情况

(二) 乡村现代产业体系转型面临较多掣肘

乡村产业是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可持续的乡村产业支撑来说, 虽然乡村产业发展有了更多的现代生产要素支撑, 但是仍存在产业链单一、附加值不高、产业韧性不足等问题, 其转型升级的支撑还面临较多掣肘。

一是资源要素支撑不足。在新型基础设施方面, 2024 年,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65.6%, 远低于城镇 85.3% 的水平^[38]。乡村物流存在设施网点不足、配送费用较高等问题, 2022 年, 中国农产品流通成本约占总成本的 40%, 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为 2.52:1, 远低于发达国家 3.5:1 的水平, 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有待提升^[39]。在乡村人力资本方面, 截至 2023 年, 中国农村实用人才超 2 300 万人, 其中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 800 万人^[40], 但实用人才在农民总数中的占比不足 8%, 高素质农民占比更是不足 3%^[41], 乡村人力资本不足影响了乡村产业向更高形态转型。农业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而在国家财政资金投入方面,

②外出农民工数量、农民工总数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外出农民工占比=外出农民工数量/农民工总数。

2007—2024 年农林水支出稳步增长(如图 4^③所示), 2024 年全国农林水支出达到 27 045 亿元, 但这一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一直低于 10%^[42], 农业科研资金投入强度也一直低于美国、日本等农业强国^[43], 财政支农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是城乡要素流通不畅。乡村人口的外流并没有带来理论预期中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 2003 年以来,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并不明显, 且不具备持续性, 农业生产领域内部要素错配程度较高^[44]。

三是农村集体经济仍较薄弱。由于缺乏优质生产要素, 村民和村干部对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不高, 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以“物业经济型”“委托经营型”为主, 这类模式难以盘活农村集体资产,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截至 2020 年, 我国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益在 5 万元以下的村仍有 24.6 万个, 占 54.0 万个统计村的 45.6%^[45]。2020 年, 集体经济组织人均分红只有 91 元, 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不到 1%^[46]。加之农民分户等因素, 乡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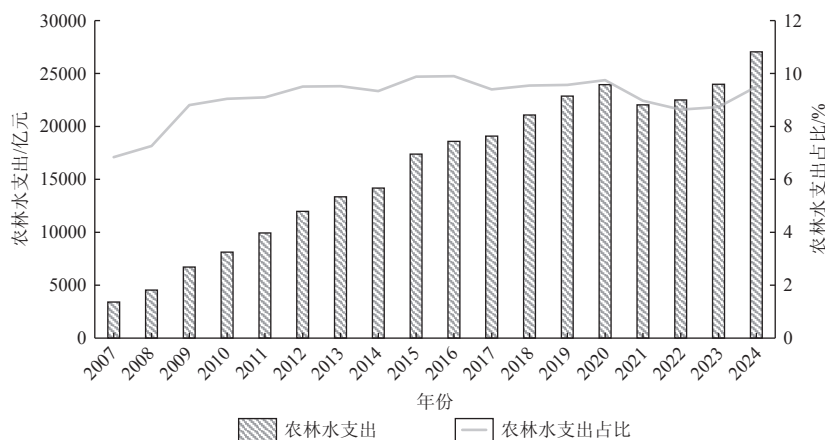


图 4 2007—2024 年农林水支出情况

(三) 乡村生态环境及其长效管护仍待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目前的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超过 75%; 截至 2021 年, 全国范围内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 47.6% 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 污水的资源化利用模式及可持续治理模式尚未得到大范围普及。在农业生产方面, 部分农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对土地、水资源等的不合理利用现象。2010—2020 年, 38.47% 的流出耕地变为建设用地, 耕地总产能减少 3 125.46 万吨^[47]。2024 年, 中国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1 897.1 万吨, 占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重高达 64.2%, 农业源氨氮、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为 29.2 万吨和 180.6 万吨、28.8 万吨, 占总量的比重为 24.5%、52.7%、70.6%^[48], 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近年来, 中国农药、化肥、农膜等使用量下降,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逐渐完善, 但是农药、化肥使用总量仍然十分庞大, 使用强度远高于国际警戒线, 是中国农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而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农食系统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49], 乡村的人与自然关系仍有多个方面处于失衡状态。

(四)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挑战

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 改变了农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等, 逐渐瓦解了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秩序。而工业文明的文化冲击造成传统乡村空间被切割、资本财富对土地伦理的取代、消费主义对乡村的蚕食、大众文化对乡土文化的解构^[50], 乡村内部的地缘、血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的纽带作用减弱, 村民对于乡村的集体认同和归属感减弱, 村庄共同体被不同程度地消解^[51], 农民与集体的连接纽带弱化, 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降低。同时, 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 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面临心理和生理的重担, 无暇或无力参与乡村各类事务, 难以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 农民主体性缺失。在乡村移风易俗方面, 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仍然存在。在治理手段方面, 部分乡村治理方式仍旧比较传统, 村庄事务办理仍以线下形式为主。

③农林水支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林水支出占比=农林水支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整体上而言,乡村治理能力建设滞后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些问题和挑战限制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影响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五)体制机制障碍突出

在乡村社会、经济、生态等领域的公共事务和问题中,市场机制往往容易失灵,致使要素流动受阻、资源错配问题凸显,从而导致公共产品供给在数量和结构上都难以匹配农民的需求。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门槛,市场机制的涓滴效应方能初步显现,而极化效应却始终存在,因此仅凭市场机制难以缩小城乡差距^[52],必须强化政府的调控职能。然而,在中国城乡及乡村内部,制度供给难以突破现有困境,体制机制障碍突出。在村民自治方面,村民委员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正式制度与乡土文化融合困难,监督机制乏力^[53]。在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方面,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不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困难^[54],宅基地改革试点中出现了所有权主体认定不明晰、资格权认定口径不一、使用权放活机制存在缺陷等问题^[55],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则面临农民财产权益难保障和集体经济难壮大的困境^[56]。此外,户籍、基本公共服务、城乡要素流动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短板和制约。

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推进路径

从复合生态系统视角,可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子系统。其中,外部环境是驱动内部子系统耦合的重要力量,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前提。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要统筹三者之间的关系,着力完善乡村产业体系,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破除城乡二元壁垒

乡村和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良好的新型城乡关系,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第一,建立健全城乡要素流动体制机制,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57]。进一步深化资本、土地、人才、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要素活力,实现要素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培育壮大县域产业体系,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第二,缩小城乡差距需要从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两方面着手^[58]。一方面,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向乡村延伸,医疗保障、基本养老保险以及义务教育等实现了全覆盖,但是服务标准差距较大^[59],农村居民对于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乡村民生保障短板明显。因此,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进一步提升政策倾斜力度,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通过配齐人才队伍、开展网络服务等来提升乡村教育、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同时,加大财政资源投入力度,完善相关制度设计,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推动乡村建设提档升级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硬件基础。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应根据乡村发展规律和建设时序,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发展规划,合理安排村落布局,分门别类推进乡村建设。加强农村道路、农村物流、5G基站、图书馆、卫生院等各类生产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普及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和村庄治理等方面的应用,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和信息差,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基础设施建得好、用得久,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优化乡村产业链,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这一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是带动农民就业和增收致富的关键举措,也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基石。第一,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县域经济为抓手,发展“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统筹产业规划与布局优化,推动产业集聚。推动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顺应人民需求,挖掘乡村多功能性,发展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电商和乡村旅

游等新业态。第二,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转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鼓励其创新发展,打造农业品牌。联合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服务机制,创新服务内容和服务手段,扩大服务领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为契机,明晰乡村内部产权关系,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整合乡村资源,构建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和协作机制,引入外部资源,盘活农村集体经济。第三,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挖掘农民技能需求和教育偏好,有针对性和创新性地开展职业农民教育,持续完善创新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政策体系,鼓励农民进行职业技能认定。依托数字平台丰富乡村信息来源,支持有基础的农民开展学历教育,强化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建立和畅通城乡人才对口支援、合作交流机制。建立完善人才联系制度,借助乡贤、乡村能人的力量,探索满足乡村振兴人才需求的市场化手段。

(三)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推进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第一,优化制度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领域之间的协调衔接,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解决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和衔接问题,并推动与国际法规接轨。深入开展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产权主体、客体和权属,强化确权登记和监测,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确定各主体的责任边界和考核指标,借助数字化平台推动自然资源相关数据库的标准化建设,实现国家、省、市、县等层级数据一体化管理。第二,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面认识生态产品属性,精准核算其价值,打通市场化运作渠道,平衡供需关系^[60]。在乡村层面,将优质的生态环境转换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线,精准识别村域内独特的生态资源,确定乡村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通过政策激励、严格监管、带头示范等方式引导产业绿色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第三,全面转变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大力推广设施农业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深入开展农药化肥减量增效行动,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完善农技推广机制,促进绿色生态、利用高效的生产要素的使用和普及,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解决三大关键问题——精神思想问题、人的社会管理问题和人的公共服务问题,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的乡村环境^[61]。第一,打造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村级各个组织的功能关系。同时,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借鉴各地优秀实践经验,通过实施网格制度、“支部建在产业上”等方法,有效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织密联系网络。运用评级、打分、公示等管理手段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引进年轻干部,清退违规违纪党员干部。第二,提升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度。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关键在于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62]。应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农民,畅通和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通过搭建村域内部的沟通交流平台,打破多方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及时传播乡村信息、宣传国家政策和乡土文化,进一步强化村域内部的社会关系和集体认同感,保障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质性参与或“云在场”。第三,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充分挖掘、传承和发扬乡村优秀文化,借助党群服务中心的阵地开展大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和文体活动,深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增强乡村居民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自信。同时,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完善村规民约,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建设平安乡村。推广积分制、垃圾付费等形式,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引导村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完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协同各方力量开展具有乡土特色的各类文娱活动,共同推动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

参考文献:

- [1] 石磊. 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J]. 社会学研究, 2004(4): 39-49.
- [2] 蒋茜.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 行政管理改革, 2023(8): 24-33.

- [3] 胡春华.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N]. 人民日报, 2022-11-15(006).
- [4] 黄祖辉.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和”字上做文章[J]. 农村工作通讯, 2023(5): 40-42.
- [5] 张宇伯, 王丹. 乡村振兴视野下和美乡村建设评价模型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 168-176.
- [6] 吕方.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J]. 新视野, 2023(3): 84-92.
- [7] 豆书龙, 朱晴和, 李越. 农民视角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172-197.
- [8] 高鸣, 郑兆峰.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阶——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与启示[J]. 中州学刊, 2024(2): 14-22.
- [9] 张勇. 马克思自然观视域下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2): 28-36.
- [10] 韩喜平, 孙贺. 美丽乡村建设的定位、误区及推进思路[J]. 经济纵横, 2016(1): 87-90.
- [11] 王卫星. 美丽乡村建设: 现状与对策[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1): 1-6.
- [12] 郑向群, 陈明. 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框架与模式设计[J].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5(2): 106-115.
- [13] 何得桂. 中国美丽乡村建设驱动机制研究[J]. 生态经济, 2014(10): 113-117.
- [14] 刘长江.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美丽乡村建设对策研究——以四川革命老区 D 市为例[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20-39.
- [15] 刘彦随, 周扬. 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挑战与对策[J].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5(2): 97-105.
- [16] 肖唐镖. 近十年我国乡村治理的观察与反思[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6): 1-11.
- [17] 庄晋财, 王春燕. 复合系统视角的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红岩村的案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6): 9-17, 110.
- [18] 黄国勤. 我国乡村生态系统的功能、问题及对策[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19(2): 177-186.
- [19] 刘力波, 李芳芳.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和思想的传承发展与价值彰显[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3): 9-16.
- [20] 王浩宇, 罗卓. 和合共生: 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包容性的价值表征[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11): 19-27, 181.
- [21] 马世骏. 运用生态学原则建设农村——实现农村建设生态化[J]. 农村生态环境, 1985(1): 2-5, 70.
- [22] 尹君锋, 叶思菁, 宋长青, 等. 乡村空间商品化驱动下甘南高原乡村生产空间重构逻辑过程及作用机制[J]. 经济地理, 2024(12): 165-176.
- [23] 光明日报调研组. 青山绿水间 和美新生活 -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探索实践[EB/OL]. (2024-10-01)[2025-09-12]. <https://www.qstheory.cn/20250207/c0e6b71f0555420a878a88dfec6fd9c6/c.html>.
- [24] 杜莹. 破解三个问号, 打造“小而美”发展样本[N]. 南京日报, 2025-05-13(A02).
- [25] 中国江苏网. 江苏 3 地入选全国首批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典型案例! 为什么是它们?[EB/OL]. (2025-06-30)[2025-07-17]. https://jsnews.jschina.com.cn/jsyw/202506/t20250630_s6862725ce4b0296a0ffef225.shtml.
- [26] 村报连心 积分赋能[EB/OL]. (2025-06-27)[2025-07-17]. http://tuopin.ce.cn/news/202506/t20250627_2342594.shtml.
- [27]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 “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实施_漳州[EB/OL]. (2023-12-28)[2025-07-17]. https://nyncct.fj.gov.cn/xxgk/gzdt/qsnyxxlb/zz/202312/t20231228_6368856.htm.
- [28] 央视网. 山海福建 铺展振兴画卷[EB/OL]. (2025-05-30)[2025-07-17]. <https://local.cctv.com/2025/05/30/ARTI4ByOMOutTzvrjMO4aso3250530.shtml>.
- [29] 林星, 吴春梅, 黄祖辉. 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目标、原则与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96-103.
- [30] 谭海波, 王中正. 积分制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基于湖南省油溪桥村的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8): 84-101.
- [31] 李笃成. 湖南新化油溪桥村探索村级事务“积分制”提升治理水平侧记_中国网[EB/OL]. (2020-06-24)[2025-07-17]. http://iot.china.com.cn/content/2020-06/24/content_41197446.html.
- [32] 秦维红, 张玉杰. 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中“美好生活需要”探析[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0(4): 41-48.
- [33]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5-02-28)[2025-06-11].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2/content_7008605.htm.
- [34] 杨晓军, 陈浩. 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12): 127-145.
- [35]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 2023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R]. 北京: 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 [36] 平卫英, 李文星, 罗良清.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4(6): 15-31.
- [37] 国家统计局. 2024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25-04-30)[2025-06-11]. https://www.stats.gov.cn/zwfwck/sjfb/202504/t20250430_1959523.html.
- [38]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互联网发展研究[EB/OL]. (2025-01-17)[2025-06-11].

- <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117/c88-11229.html>.
- [39]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 2024》: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竞争力处于中等水平且呈下降趋势,提升肉类、谷物加工是关键[EB/OL].(2024-10-10)[2025-06-11].<https://iaed.caas.cn/kycgtj/zkgb/0272b01762884b398b09e8a0bf8eece2.htm>.
- [40] 人民网.绘说现代化|我国农村实用型人才超 2300 万[EB/OL].(2024-01-20)[2025-01-17].<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4/0120/c1004-40163045.html>.
- [41] 乔金亮.高素质农民结构持续改革[N].经济日报,2023-11-14(006).
- [42] 郝瑀然.2024 年财政收支情况[EB/OL].(2025-01-24)[2025-06-11].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1/content_7001088.htm.
- [43] 陈秋红,邱欣,张宽.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逻辑意涵、现实约束与推进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4(5):50-60,212.
- [44] 吴亚玲,杨汝岱,吴比,等.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演进与要素错配——基于 2003—2020 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2(12):35-53.
- [45] 张清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EB/OL].(2023-06-25)[2025-01-17].<https://www.peopleapp.com/rmharticle/30004931749>.
- [46] 赵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双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3(8):60-83.
- [47] 中国网.中国耕地资源利用的“五化”态势与治理对策[EB/OL].(2024-02-01)[2025-01-17].http://cn.chinagate.cn/news/2024-02/01/content_116926094.shtml.
- [48] 生态环境部.2023 年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R].北京:生态环境部,2024.
- [49] Tubiello F N, Karl K, Flammini A, et al. Pre-and post-production processes increasingly dominat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agri-food systems[J].*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2022(4):1795-1809.
- [50] 翟坤周.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意蕴、场景及路径[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6):10-19.
- [51] 丁波.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皖南四个村庄的实地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3-61.
- [52] 王亚华,关长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48-59.
- [53] 袁莉.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实践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5-42.
- [54] 魏后凯,刘金凤,年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障碍、目标与长效机制[J].*财贸经济*,2025(1):18-29.
- [55] 曲福田,郭恩泽,马贤磊.我国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演进逻辑与路径优化[J].*农业经济问题*,2024(10):21-33.
- [56] 张浩,冯淑怡,曲福田.“权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J].*管理世界*,2021(2):81-94,106.
- [57] 王丽英,何嘉南,吴倩.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三生融合”演进及其驱动因素[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24(4):18-34.
- [58] 张宇,冯奕丁,陈宇轩,等.基于“源—汇”理论的山区农村居民点“三生空间”优化研究——以井陘县为例[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24(1):129-140.
- [59] 李爱民.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问题与路径[J].*宏观经济管理*,2019(2):35-42.
- [60] 张盛,李宏伟,吕永龙,等.可持续生态学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思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6):151-160.
- [61] 秦中春.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J].*管理世界*,2020(2):1-6,16,213.
- [62]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Building a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that is Desir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Coupling Mechanism and Promotion Pathways——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osite Ecosystem

CHEN Qiuhong^{1,2}, QIU Xin²

(1.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 2. Faculty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that is desir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constitutes a complex system involving na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coupling mechanism and promotion pathways for building such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economic-natural composite ecosystem and in light of current issues in rural development. The overarching goal is to achiev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enhance residents' well-being. Specifically, "desirable to live in" refers to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and space suitable for living; "desirable to work in" means provid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for rural residents; and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describes a state of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order within the rural system, including harmony between people,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and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e coupling mechanisms involved both urban-rural interactions and nonlinear couplings within each subsystem, with rural residents at the core of this composite ecosystem. Challe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clude rural "hollowing out", lagging governance capacity, insufficient transformation momentum for transforming modern rural industrial systems, imbalance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and prominent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address these, it is essential to break down urban-rural dualistic structures, improve the rural industrial system,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moderniz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cities.

Key words: a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that is desir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social-economic-natural complex ecosystem; coupling mechan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 王瑞霞)

版权声明

本刊为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入选期刊, 并由其对外提供信息服务, 如有异议, 请在来稿时注明, 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编辑部